

元气人生 | 唐楚玥：走过高山原野

Original 元培学院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22-06-05 21:30 Posted on 北京

收录于合集

#元气人生

27个



本文共8000字，阅读时间约为14分钟。

编者按

《元气人生》专栏

学业之外，大学生活中仍有广阔丰富的领域待我们探寻；各行各业里，为世界着上颜色的那些亮眼身姿，也不只是汗水和泪水浇灌出的花朵。元气人生专栏以元培人多样的选择与探索为主题，以人物访谈为视角，向各位读者呈现大学生活可能的、应有的种种多彩面貌，挖掘大学生在探索“得失”过程中形成的生命路径、关系羁绊与生活样态。

这次访谈的主角是2020级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的唐楚玥同学，通过她的叙述，我们能清晰体会到与“选择”并行的困惑与收获，无论是专业、社团还是个人生活。唐楚玥是北京大学山鹰社的成员，在艰苦的训练中热爱并坚持着。她在大一时参加了攀岩、冬训和科考，详细叙述了21年暑假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坚实的同伴情谊、与受访者的接触、对种种困难的克服，使这段回忆成为了珍贵的闪光。

入学以来，唐楚玥一直愿意主动探索尝试各种领域，在学习压力之下也仍为爱好抽出时间，体育、国标舞、阅读……充沛的精力，对新事物的期待，认真踏实的态度，让她的大学生活尽管繁忙但总体上有条不紊，每个学期她也都在找寻更适合自己的状态。在对话中她谈到了对“自由”的看法、逐渐培养的毅力和责任感、人际关系体验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在向内思考自我的同时，唐楚玥也向外把好奇心打开给身边的他人，与广阔的世界产生紧密连接。一路走来，随处皆是选择、发现和令人惊喜的相遇。



唐楚玥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20级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本科生

01

关于选择和困惑

Q: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么？平时都比较喜欢做什么呀？

A: 我是元培学院2020级的唐楚玥，高中毕业于湖北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现在的专业是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

我的兴趣爱好很大程度上受我爷爷的影响。谈不上专业，但对我来说能够放松身心、收获快乐就足够了。爷爷退休前是体育老师，也爱好书法、唱歌、拉二胡、吹笛子。我从小就非常好动，他就带着我在小区里到处玩，像翻双杠、吊单杠啥的。再大一点就教我打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还有写书法。之后学钢琴，也是因为爷爷吹拉弹唱让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唐楚玥小时候跟爷爷的合影



小时候的唐楚玥

在大学，我主要在山鹰社参加各种活动，小时候学过拉丁舞，也在国标舞蹈社团又把它捡起来了。想动的时候，喜欢在学校里散步或者跑步，因为学校里风景特别好，我可以想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还经常去理一的健身房健身，元培地下也有琴房、舞蹈室可以去；不想动的时候就窝在寝室里面看书或者电影。

Q: 你当时为什么会去“通班”？原本对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就有兴趣吗？现在对这个专业有哪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A: 这个新的方向是在大一上期末的时候招生，那个时候我其实对自己未来的学术规划、专业方向都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还沉浸在进入新环境的浮躁中。爸爸订阅了很多年的《科幻世界》，看多了这种东西让我对AI多少抱有一些自己的想象。然后就是估计新方向的培养方案自由度可能会更大。不过当时也许就是脑子一热，去面试看看，没想到也没多少人报名。

低年级阶段的课程其实和数科、信科差别不大，没有太多特别的感受。应该是大二上学期去实验室的那段经历，让我开始思考科研到底是什么样，我以后要不要做这方面，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之类的问题。组会上大家各自汇报自己的工作，我会听一些学长学姐的发言，比如他们说解决某个问题的改进方案是回去再调一调结构或者参数。但我个人感觉这就变成一个纯工程和实验验证的东西了。当然，也因为它是新事物，而理论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个人也比较期待。这次经历之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本科阶段的一些基础训练，可能在数理方面也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一些。大概想法就是，当你花了一些时间精力发现了自己内心暂时不喜欢的东西之后，就需要在相反的方向投入更多吧。

以前我因为《科学作为天职》这篇演讲，还有一些关于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等的科学史的书，有一个模糊的“想做学术”的想法。现在最期待的还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学术方向，一边科研一边教学吧。想选择尽可能简单的人际交往模式。有时也会想，如果我是老师，能不能给同学带来更好的体验？事实上这件事情做起来比说起来要困难的多，记得算分小班课讲一篇论文，我几乎是全程对着黑板一顿暴推证明，板书

极其混乱，事后回想估计下面不可能有人听懂。所以我也打算假期尝试备课，大三、大四的时候去当一些基础课的助教，锻炼这方面的能力。

Q: 进大学以来你做了不少选择，其中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改变决定的？

A: 刚开始的时候，我做选择会非常随意，但进了大学作为成年人，需要自己在做出很多选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在元培这种自由的环境中跌跌撞撞下来，可能也渐渐培养了独立思考、收集信息和自主选择习惯。

比如刚开学的时候面临专业的选择。我其实在那时对自己的专业选择和未来规划都不明确。当时招生老师建议我去图灵班，我没有去，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咋想的。包括大学里做的很多决定都是类似如此。

我感觉我自己还挺“割裂”的，是一边会觉得自己很不行，否定自己，各种后悔啥的；但另一边会告诉自己，这些都是在内耗，不如往好的方面看，做好自己。

我想，这种站在未来回看过去的选择或许就是一个伪命题。一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两年前的我并不会预知到现在的我还在学计算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放弃一个选择的同时，也在另一个选择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比如我妈跟我说，也许你真的去了后就不会去体验这么多的社团活动。确实，后悔也好，不后悔也好，人不能太贪婪。而且，现在的你本身就是由过去的选择塑造的，换了一些选择之后，现在的你谈论这件事的姿态可能就不一样了。

至于选择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迷茫、后悔之类的。我们说元培自由，但在我们还没有与之对等的自我去支撑起它的时候，这种落差会带来不确定感和迷茫。就像是作为国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时，你发现自己好像心中还没有一个理想的国度，或者是有想法但能力不足以实现。

不过换句话说，自我的发现也是需要一个个选择做支撑的。你在这次选择中比较迷茫，但做出选择之后，无非就是发现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件事，那这就会让你更清楚未来怎么做。这应该是在回看每一次选择中收获最大的地方。我觉得要一直尝试在选择中发掘更多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东西，它不一定会出现，但一定不能放弃追寻的过程。

02

山鹰训练：挑战自我

Q: 你刚上大一没多久就加入了山鹰社，为什么会选它呢？在山鹰社都参加了哪些活动？

A: 入学那段时间社团都有招新宣传，听说他们可以登山，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能去做登雪山这么酷的事情。刚开学的几周，我在操场上夜跑，看到一群人在那里训练，后来知道是山鹰社。我心想反正本来也要健身和跑步，就跟着一起吧。

社团的大型活动有很多，日常一点的是出野外，一个队伍十来个人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去野外徒步、露营；一年一度的有阳台山拉练，大家负重爬阳台山；香山长跑，从西门出发跑十几公里到香山公园门口……关于山鹰社的活动，能说的实在太多了。



第一次野外，休息吃东西的时候被抓拍



某一次中途下雪的野外



野外合照



香山长跑KEEP记录

大一参加了攀岩队、冬训队和科考队，一周三次高强度训练，周末加练，这基本上构成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有很多新鲜的体验，认识了很好的队友，也一次次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不幸的是，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很多时候是在强撑着参加训练，也没有很注意运动损伤。寒假在家的时候我也是几乎天天去攀岩馆，有一次当场把膝盖伤了，好痛，直接就去医院了。

至今为止去校医院不知道拍了多少回片子，开了无数次膏药，但好像还是没有完全痊愈。直到现在，在太高强度的健身或者跑步之后，膝盖、脚踝还是会疼。所以想借此提醒大家运动的时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要对自己的身体水平做好充分的预判，不要强求！



在学校一体岩壁爬南壁



在野外攀岩

Q: 训练这么辛苦，会不会想退出？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A: 像攀岩队、冬训队、科考队都是一周三次的固定训练，跑步、耐力、核心、肩背之类的，不允许缺勤，周末会有爬楼或者长距离跑步。我其实耐力不算好，跑步和爬楼前我都需要给自己心理建设一番。

爬楼对我来说是一件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会背那种十几公斤的包，里面装砖头、水，称完重之后就去王克桢楼，走楼梯间往上爬到顶楼，坐电梯下来然后再上去。每次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电梯里的十几秒。第二、第三趟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天，我要死了”，再忍忍就发现可能过半了，再回过神来可能就第十趟往后、快结束了。那个楼梯间比较狭小，灯是声控的，我实在累到不行的时候，连去把灯弄开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了，双眼也是一片模糊，不知道是什么意志让双腿一直在挪动。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队友，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也是因为跟他们一起训练，才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潜力可以开发。



爬完王克桢楼之后如释重负

冬训队是在寒假前期成立的，我第一次知道北京的冬天原来这么冷，当时零下十几度，还要在外面跑步，从教学楼出来穿着羽绒服裹着围巾我都被冻得要死，每次训练前几乎都是痛苦面具。

我在队里训练，有一次天真的很冷，我自己已经跑崩了，没有把大家的配速带到足够快，当时心里就很愧疚了。加上跑完步之后去跑廊练力量，一直蹲、跳，做到后面彻底崩溃了，边喊口号就边哭出来了。但大家当时情绪好像都被我带起来了，我印象中那是大家喊口号最响亮的一次训练，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



冬训期间的照片

支撑着我坚持下来的第一是大家都在坚持，自己没有理由中途退出，第二是成了一种惯性，第三就是会用之前的经历给自己打气，上次也坚持下来了，这次为什么不行？到后来就不会再想“一定要坚持”，而是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Q: 你之前是不是也有很多次出野外的经历，可以讲讲吗？

A: 是的，有一次和科考队队友们一起去打探一条新路，特别惊心动魄。

上山过程中我自以为状态很好，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右脚伤到了，被他们扶起来走了一步，痛到原地坐下去了，当时做了紧急措施，但还是没法走。大部队就决定分两个人陪我提前找地方下撤，剩下的人按原定计划走。后来干脆吃了止疼药，已经麻木了，就纯靠意志和登山杖在走。天也慢慢黑下来，而且很阴沉。那是白银越野跑出事之后，可以想象当时的崩溃。因为是新路，大部队也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走着走着我们又和大部队会合了。最终安全下山已经是凌晨一点，这是任何一次野外都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第二天车把我们接走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活着真好。

我觉得我可能会永远记得那个晚上，还有我的队友们。在所有人都身心俱疲的时候，大家彼此打气、唱歌、讲故事，在黑夜中行进。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抬头，山谷里，漫天的星光，一瞬间无语凝噎。



此木

艰难而难忘的一次野外

太多瞬间

受伤时所有人的谅解和无微不至

分队后一路照顾和鼓励的卷卷、青青

担心我们迷路特意返程接我们的瑞诚、项

晨

因为这次的探路性质四处开辟寻路的向导

们

疲惫不堪时 自然的馈赠所点亮的心情

连续陡峭下坡 树枝密布 情绪崩溃的绝望

晚上九点大部队下到谷底 回到熟悉路线

因为足够的准备和经验 最快商讨出最安全

方案的领队和队长们

重新出发的释然与忐忑

已经累到极致 还在黑夜里向前引路的珠珠

一路给大家讲故事讲笑话提神的小老师

黑夜里响彻的歌声

抬头仰望时的漫天星斗 如萤火虫闪烁

凌晨一点 终于扎营

因为充分的预案 因为充足的装备物资

因为无条件的信任和彼此守护

所幸有你们 所幸是你们



2021年6月6日 15:30 删除



这次危险野外之后的朋友圈

03

探索外界和内心

Q: 可以继续介绍一下你刚刚说的科考队吗?

A: 科考队也是一周三训，周末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调研当地情况上。每周末我们都聚在一起，每个小组分不同的主题，去网上找到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当地的资料分享交流，为暑假出行做充分的准备。暑假我们去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麦宿镇，一共两周左右，十几个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还是挺难忘的。后来也把我们整个科考的结果以报告书的形式留存了下来。

Q: 在当地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东西？田野访谈都做了哪些内容呢？

A: 我们刚到德格的时候住在一个民宿（不是那种所谓的旅游点民宿），老板娘特别好，做当地特制的茶给我们喝，怕我们有高原反应。后来去采访很多人，他们也很热情、质朴，相处起来非常舒服。然后就是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美！



在德格县的一家民宿

我们采访过当地一个藏医院。我们访谈的一位女士之前在华西医科大学上学，算是非常好的专业西医院校了，但她毕业后还是选择回来帮助家里的藏医药产业发展。她觉得西医理论的很多东西在藏医里面多年前就有了，拥有两方面的视角能够让她更加完整地看待这件事。

你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挺有张力的东西值得思考。比如我们一方面希望藏医能够加快标准化，从而走向更大的市场，被更多的人接受，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所谓的“标准化”其实还是在用西医那一套评判标准去审视他们。我们从小接受的其实都是关于现代科学的教育，在我们原有的信念体系中，我们是逻辑自洽的，会觉得藏医不科学什么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当地人就是错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自洽的信念，他们从小就用藏医长大的，自然也是有效果的。所以这些讨论让我印象很深，你必须跳出原有的环境，跳出自己固有的逻辑，才会发现其实同一件事情是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的，而且你们也许谁也说服不了谁。

另外一名女性也非常厉害，叫达瓦卓玛，她们那里从小都是家里放养。她求学的路非常坎坷，在青海师大旁听然后自学，去考国外的学校，学品牌营销企业管理，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她拍摄的关于家乡手工艺的纪录片，也拿到了国外的大奖。她现在把家里的传统手工艺打造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我们都觉得她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她自己看来，这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她说作出这些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她见识过国外的那些繁华，不过就是遵循内心做选择，还是更喜欢家乡的质朴。家里她弟弟是这个工艺的继承人，但她从小手艺不好，就去学了营销管理，这个品牌现在已经可以走向世界，把文化传递给更远的地方，她觉得很开心。

我挺羡慕这种人生状态的，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然后过着单纯幸福的日子，挺好的。

Q：科考队去考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它给了你们怎样的收获？

A：科考是山鹰社的一个传统。我们科考队成立之后，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也聊为什么要去科考。其实说了很多原因，比如我们可以为把一手资料写成报告书，为当地宣传，或者给后人提供一些实地的文献资料等等。但我打心里觉得，受益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

就像前面举的那些例子，我们可能会拥有更广阔的看世界的视角，当地那种生活氛围是在自己的成长环境里永远感受不到的，这些手工艺文化遗产、藏医药、佛学院，只有经历了才能看到它们真实的样子，尽管很短暂，你还是会对这个世界和人们有更多的想象力，也会有更多的好奇心，以后继续去探索。有一个被用滥的句子，我依然觉得很贴切，就是你不会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世界里，你会觉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麦宿的风景

另一个收获就是这些经历可能让我更加注重向内的体验和收获。对人生的可能性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局限于你过往接触的人和事，还有你所在的评价体系的。去科考之后会发现，以前在大学里的评价体系下觉得很重要或者很挫败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没什么。比如现在“内卷”之类的词很火，当然有社会性深层的因素在里面，但部分情况下这种焦虑感也是人们给自己强加的。当你发现人生其实有那么多种选择之后，完全没有什么值得焦虑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达瓦卓玛，放在“海淀妈妈”的视角，她的人生中很多阶段都是“失败”的，但这些都妨碍她成为一个内心强大、平和、丰盈，对社会也做出了贡献的人。她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有足够多的人去做那些传统意义上成功的人，但你自己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感觉能认真去体验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选择自己想要的，无愧于心、做好自己，就已经足够了。

Q：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A：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困难都会遇到。我们借宿在一所小学里，床上都是老鼠屎，晚上睡觉很多虫。洗澡是件奢侈事，厕所也是那种近似露天的，路也非常难走，水电都很稀有。改变嘛，可能就是对生活质量没啥要求了哈哈。

有段时间我发现采访的过程没有想象中顺利，有时候采访不到想要的人，或者采访走向跟预期的不一样，整理不出想要的东西。而且队友们之间会有一些分歧，个别人因为观念不同，有小情绪，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情绪低落。不过即使观点不同，大家冷静下来还是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理性讨论，聊聊自己的收获和感悟，没有谁对谁错。以前我可能很多东西都憋在心里，但经历了科考后会发现表达、质疑和讨论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可以勇敢地表达我的观点，也可以认真地聆听和探讨。

Q：那你经历了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科考队的同学后来是不是也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A：有趣的事情比如烧火做饭，我们每天轮流安排人做主厨，其他人打下手、洗碗，男生劈柴烧柴，点半天点不着。每次吃饭前要等所有人来才开饭，这就像不能迟到一样是一条铁律。吃饭前会有人把碗筷整整齐齐排好，有人发话开饭，大家都去抢，我们就围着一个桌子边转边抢菜。大家还会点评彼此的手艺，各种吐槽、赞美，总之就是吃什么都很开心。



不知道是哪个强迫症摆的碗筷

有一天下雨，大家集体休整，就像一家人一样包饺子。在一个长桌旁边像一条流水线，有的人擀皮儿，有的人剁馅儿，有的人包，非常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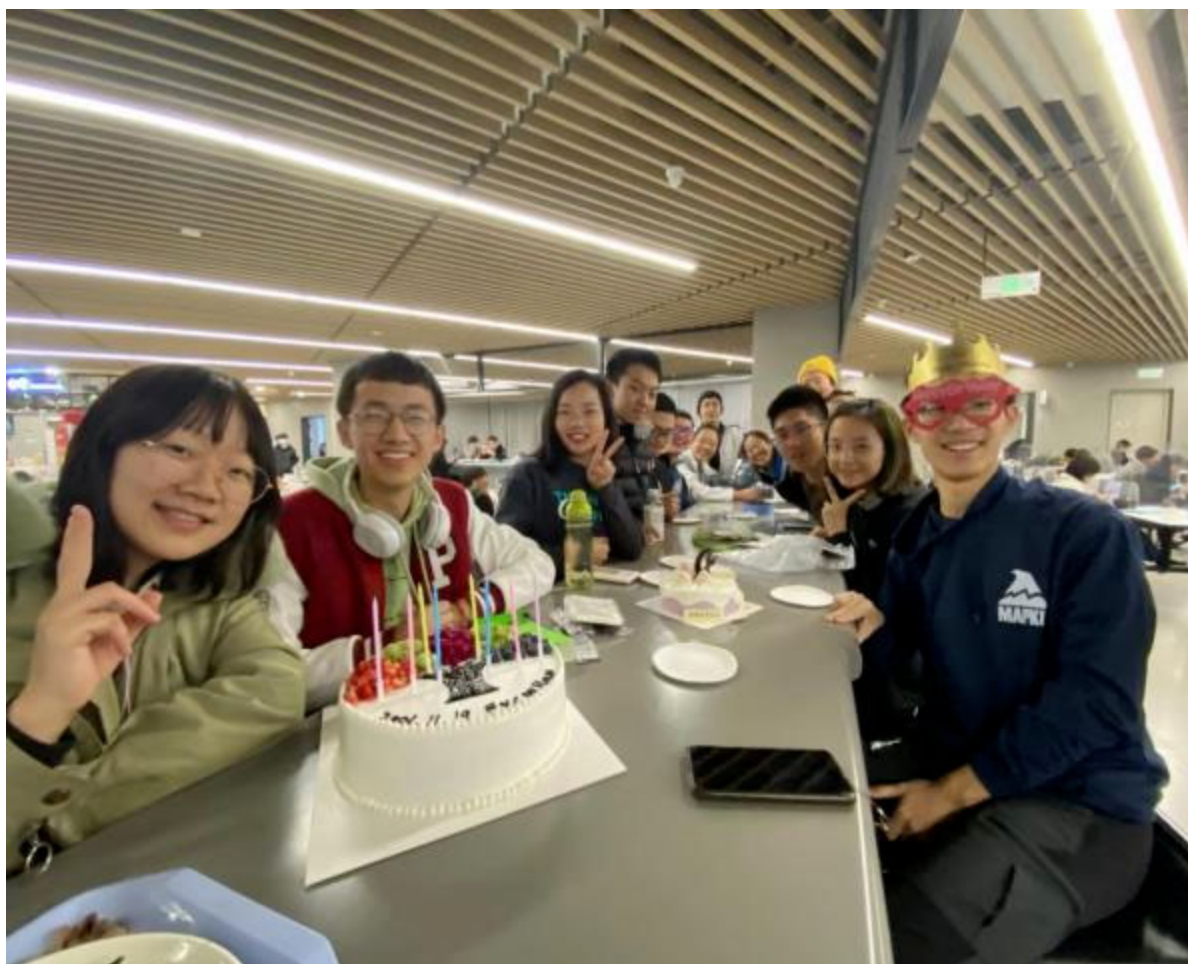
刚出锅的饺子

那边有时候停电，大家基本处于原始人的状态。天很早就黑了，也没有手机玩，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出来拍银河，真的很美。



队友拍的银河

一起经历过生死攸关的事情，而且一起生活了这么久，自然关系非常好。后来队伍里也有内部脱单的哈哈。



给队友过生日

04 日常生活与成长

Q: 你有没有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不会情绪比较崩溃，一般来讲都怎么缓解？

A: 我记得大二上学期压力算比较大。有几门硬课，像ICS、离散、物理之类的，经常学不会；当时也同时在实验室里面干活，一周要开两次会，两周汇报一次。我记得有一次给家里人打电话，边打边哭，觉得自己很笨啊什么的。但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崩溃，睡一觉就过去了。

缓解的话好像不是刻意的，因为本来就要去运动啊看书啊睡觉啊之类的，所以沉浸在这些事情之后自然就没啥烦恼了。我每周会去跳舞，就沉浸在音乐和身体里。然后读书，它可以让你完全放下其他的杂事，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字之间。虽然有kindle和电脑这些，偶尔也用手机的微信读书，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纸质书，那种翻页和勾画的感觉。当然为了省钱，基本上就是去多抓鱼买二手书。而且二手书会让我很舍得去划线，新书反而有些小心翼翼。

我各种类型的小说都看。关于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我会选择没有太高专业门槛的书籍，因为老实说专业课占据了大多数时间。比如之前想了解人类学，就看了《天真的人类学家》，感觉作者是很真诚地在分享，语言也非常有趣。



一些书，堆在架子上和快递箱子里面了

Q: 你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专业同学或者元培其他同学？平时交朋友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A: 我没有特别固定的玩伴，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学习吃饭运动之类的，社团活动除外。

关于交朋友的类型的话，首先感觉就是需要彼此都很真诚，可能这一点是受到我妈的影响，她是比较直爽的人；其次就是聊得来；然后就是要有距离感吧。

关系比较好的元培同学应该就是我的室友吧。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碰到了三个很好的室友。大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生任何矛盾，没有吵过架或者阴阳怪气，很和谐。而且她们都是很幽默的人，在一起特别快乐。有的时候宿舍会一起买东西吃、聚个餐、夜聊之类的。



宿舍干饭人合影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奇怪，但我从小到大可能就两三个真正的朋友吧，都是那种很多年甚至十几年的，没有刻意维系，但你发现这么多年了彼此还是在那里，这种感觉很神奇；相反，一些刻意去维护的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之后就消散了，或许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虽然也会期待遇见一些相似的灵魂，但觉得这事不强求，记得高中班主任跟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这一点。而且感觉像微信这种社交工具很难让你开始与另一个人彼此熟悉的过程，比如我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一些非常非常有共鸣的话语，我可能偶尔会脑子一热去聊天框私戳TA告诉TA这一点，但因为以前也没聊过，我估计人家也被我搞得莫名其妙。

至于社团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了非常重要的甚至跟生死相关的事情，感觉会非常不一样，毕竟是一起投入很多时间完成同一件事的人。

Q：之前也谈到了很多有关选择、自由和迷茫的问题，你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觉得自己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比较精力充沛？

A：我大一上学期比较浮躁，没有认真学习，有几门关键的基础课没有掌握好，也算比较遗憾。但我觉得也不可能要求自己一直完美，我们都会跌跌撞撞地犯错，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我妈会说她不会觉得我这学期成绩差了多少就怎么样，自己选择了乐在其中的事情，挑战了自己，挺好的。反正还是前面说的，选择都是有舍有得，没什么不满意的。

我还挺喜欢现在的状态的，会认真学喜欢的课，开始了在新的实验室的工作，有固定的健身、跳舞的日程，睡觉前在床上看书，经常奖励自己一些好吃的，每天都很充实。

我算是那种喜欢探索和尝试的性格，背后的缺点就是可能没那么持久，会三分钟热度。我觉得既然意识到了这件事，今后面对其他类似的事情，除了不可抗力的因素之外，在放弃之前会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又三分钟热度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精力充沛吧，十二点睡的话七八点就清醒了，但是无论如何上早八和下午五六的时候就会巨困无比。大多数时候可以很有活力地面对新的一天，哪怕前一天晚上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睡一觉就都过去了。

Q：在你成长过程中跟家长的交流是不是也很重要？

A: 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有我的家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和他们特别亲。一家人关系也很好，还被社区评为模范来着哈哈。他们都会无条件地相信我、鼓励我。每当我觉得那种“割裂”感又上头、陷入自我否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慰我没关系，相信自己。他们就希望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好了。

我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她一直觉得我需要改的地方，一是想太多，二是不自信，三是没有她那么乐观。这三个点我以前不相信，后来经历很多事情才发现她确实看我还挺准的。我有时候会想得很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产生这种烦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妈说的这些，会去跟她聊一聊，她能给我提供新的视角。

供稿 | 李松晓

供图 | 唐楚玥

编辑 | 曾宝熠

审核 | 李松晓、王东宇、张瑞石



收录于合集 #元气人生 27

下一篇·元气人生 | 杨子夜：按Y喝下元气能量水